



国·学·典·藏·书·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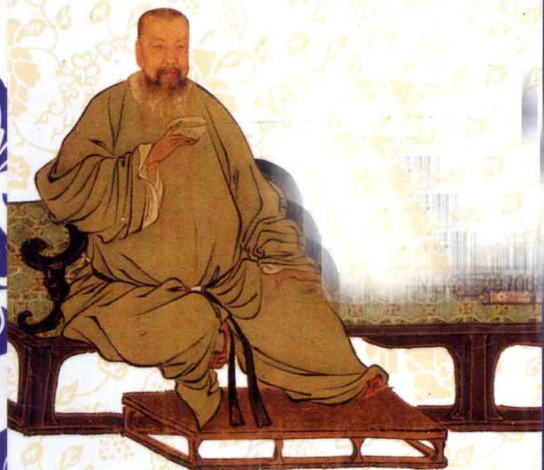


青花典藏

〔清〕吴趼人著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清末长篇小说，也全以主人公“九死一生”的经历为主线，也其经商失败为止所耳闻目睹的近20个小说，纪初的20多年间晚清社会出现的种种怪现状。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学·典·藏·书·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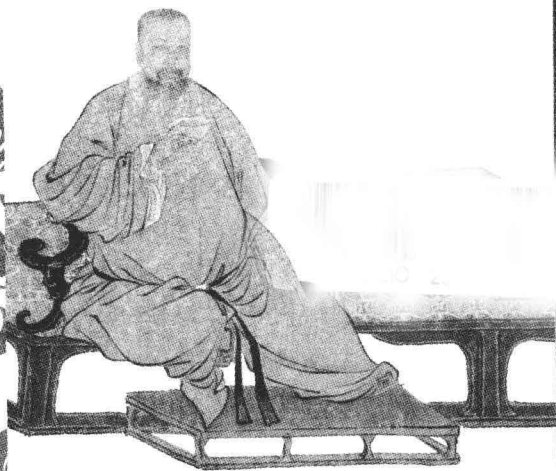


青花典藏

〔清〕吴趼人◎著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清末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全书以主人公“九死一生”的经历为主要线索，从他为父亲奔丧开始，至其经商失败为止，所耳闻目睹的近200个小故事，勾勒出中法战争后至20世纪初的20多年间晚清社会出现的种种怪现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 (清) 吴研人著 ; 《国学典藏书系》丛书编委会主编. — 长春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 11

(国学典藏书系)

ISBN 978-7-5463-4181-1

I. ①二… II. ①吴… ②国… III. ①章回小说 — 中国 — 清代 IV. ①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23982 号

国学典藏书系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著 者 (清) 吴研人
主 编 《国学典藏书系》丛书编委会
出 版 人 毛文凤
责任编辑 陈 璇
责任校对 张可中 卢 娟
封面设计 猫头鹰工作室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330 千字
印 张 20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130021)
发 行 江苏可一出版物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市山西路 67 号世贸中心 4 楼 邮编:210009)
电 话 总编办:0431 - 85600386
市场部:025 - 66989810
网 址 www.keyigroup.com
印 刷 肥城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463-4181-1 定价:18.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25-66989810



前言

“国学”一说,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此前中国的旧学在现代文明面前一败涂地,曾国藩继承明儒传统,身体力行,通经致用,后来又有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力图调和传统与现实的阴阳关系。后来学术界兴起“整理国故”的热潮,虽然与当时历史条件看似不协调,实则是有深刻历史理性的。提出学习西方,“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当时不但提出学习西方文明,同时又提出要恢复两汉经学,这看似极为矛盾,其实正是魏源的高人之处,此后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才有了中西交流的合理原则。

当时国人有一种全盘否定国粹的倾向,认为外国来的就是梅毒也是好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中西文化冲突的进一步加剧,中国文化更加弱势,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为了保国保种,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国粹派提出“保存国学”、“振兴国学”的口号。而新文化运动闯将之一胡适,则在介绍杜威的实践主义时同时讲授中国哲学史。在当时的历史氛围下,国学概念产生后其意义内涵自然较复杂,包括传统官方民间各种学问、艺术、技艺等,但在狭义上,国学之范围不脱经、史、子、集四部,同时四部中又以经学为首。

国学又可称国故,可译“GuoXue”(音译)、“Sinology”(意译,指中国学,汉学,因无别于汉族学而有争议)。现在一般提到的国学,是指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盖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并历代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因此,广义上,中国古代和现代的文化和学术,包括历史、思想、哲学、地理、政治、经济乃至书画、音乐、术数、医学、星相、建筑等都是国学所涉及的范畴。

论国学,先明国学之义,所谓必也正名乎,善哉。





今天,关于传统文化的书写,好像走向了两个极端:要么过于通俗,要么过于玄虚。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国学的弘扬,需要摆脱掉这两个极端,走一条中间道路,做到深入浅出、微言大义。虽然“文化热”、“儒学热”、“国学热”的浪潮此起彼伏,但真正将自己的文化看做安身立命之本的人却是少之又少。大家对待文化、对待国学,仍然没有走出经世致用、急功近利的目的预设。为什么要学国学?因为国学对我有用;为什么要读国学?因为里面有智慧、有技巧、有升官发财的门路。于是,在今人的眼里,国学已经蜕变成了赤裸裸的经世致用之术,成了彻头彻尾的“用经”!仅求其“用”,不见其“体”,将是最大的无用。仅求其“术”,而对国学的“道统”视而不见,将是中国文化最大的悲哀。为此,国人已做过许多有益的探索。

近代以后,随着西学东渐,我们在呼吸外来新鲜空气的同时,也注意到了传统文化的流失。故而对东西方文化进行冷静思考,明确了传统文化不可动摇的根基地位,沿袭先辈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是可以弘扬中国民族特色文化,进而促进当下时代的进步和发展。在此,我们只有安身立命,谋求维新。《尚书》中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但是“周邦”所谓的“新命”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而是要靠人不断地去探幽发微、阐发新意。阐发新意,不是凭空想象,不是一味模仿,而要推陈出新。冯友兰先生说,中国的哲学要“接着讲”,不能“照着讲”。而“接着讲”,并不是空发臆想、随意揣摩,而是要以“照着讲”的方式和姿态去“接着讲”,不如此,就无法做到“阐旧邦以辅新命”。国学亦是如此。

整理国故,是为了获得长足进步。只有长足进步,才能延续,才能生生不息。当然,任何一种文化都包含着深刻的两面性。所谓的精华和糟粕往往是纠缠在一起的。所以,目前最迫切要做的,仍然是平心静气地去了解我们的文化。

为了弘扬国学,使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我们精心为您编纂了这套“国学典藏”丛书。这套丛书精选了历代文章中的典范之作,于经、史、子、集中选取精华部分,予以汇编。编者力图通过简明的体例、精练的文字、新颖的版式、精美的图片等多种要素的有机结合,全方位立体地解读中国国学的博大精深,为读者打造一条走进国学的画廊,感受国学独到的智慧。

学贵力行,圣贤文化的学习,贵在把它落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去,才能从中得到真实的利益。愿此套丛书让您领略传统国学风景的同时,与圣人促膝对话,能够聆听到圣贤的教诲;在聆听圣贤教诲的同时,把圣人的教诲贯彻到生活中,落实到一言一行中。“多识前言往行,以自蓄其德”,我们也希望借着伟大文化的指引,提升我们生命的内涵。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清末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是吴趼人的代表作。它最初连载于1903—1905年《新小说》杂志上面，1906年起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分册的单行本（每本12回，直到1910年才出齐，共108回）。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通过“九死一生”二十年间的遭遇和见闻，广泛揭露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清朝末年的黑暗现实。书中自我介绍说：只因我出来应世的二十年中，回头想来，所遇见的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虫蛇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

释义通俗易懂；解读准确权威，有助读者领悟国学精华。对其中生僻字，加注音标，以便理解。

经多方研究，专家考证，选取经典之作。所选之篇不仅脍炙人口，而且切合当下，其价值深远。



ER SHI NIAN MU DU ZHI GUAI XIAN ZHUANG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第五回 珠宝店巨金骗去 州县官实价开来

“怎么样的礼贤下士？快告诉我，等我也去见见他。”我就将方才所说的说了一遍。继之对我看了一眼，笑了一笑说：“你总是这么大惊小怪似的。”继之这一句话，说的倒把我闷住了。

【注释】

- ①札(zhā)子：古代的一种公文，多用于上奏。后来也用于下行。
②藩台：从二品，掌一省之政。



第五回

珠宝店巨金骗去 州县官实价开来

且说我当下说那位苟观察礼贤下士，却被继之笑了我一笑。因问道：“莫非内中还有甚么缘故么？”“昨日扬州府贾太守有封信来，荐了一个朋友，我这里实在安插不下了，你代我写封回信，送到账房里，好连程仪一齐送给他去。”又问道：“方才说的那苟观察，既不是礼贤下士……”我这句话还没有说完，继之便道：“你今天是骑马来的，还是骑驴来的？”我听了这句话，知道他此时有不便说出的道理，不好再问，便将别话岔开了。一时吃过了饭，我就写了一封回书，交给账房，辞了继之出来，仍到城里去。路上想着寄我伯父的信，就顺路走至我伯父公馆，说是还没有回来。我正要问我的信寄去了没有，忽然抬头看见我那封信，还是端端正正地插在一个壁架子上，心中不觉暗暗动怒，就走了回来。莫非继之说的话当真不错，伯父有心避过了我么？

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忽然一个丫头走来，说是太太请我。我便走到上房去，见了继之夫人。继之夫人拿出一双翡翠镯子来道：“请你拿到祥珍去估估价。”当下我答应了，取过镯子出来。这家祥珍算是南京城里数一数二的珠宝店，便请他掌柜的估价，估得三百两银子不贵。

只见他店中一个个的伙计，你埋怨我，我埋怨你。我起身要走，掌柜道：“阁下没事，且慢走一步，我告诉阁下一件事，看可有法子想么？”我听了此话，问是甚事。掌柜道：“我家店里遇了骗子……”我道：“怎么个骗法呢？”掌柜道：“我家店里后面一进，空着没有用，就贴了一张招租的帖子。不多几天，就有人来租了，说是要做公馆。那个人姓刘，带了家眷来住下。有一天，他说有几件东西，放在店里寄卖。”我们大众伙计，就问他是



全书以主人公“九死一生”的经历为主要线索，从他为父亲奔丧开始，至其经商失败为止所听闻目睹的近200个小故事，勾画出中法战争后至20世纪初的20多年间晚清社会出现的种种之怪现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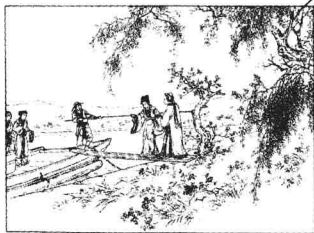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描写范围包括官场、商场与洋场，因涉及范围广，故影响也大。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对其评价甚为精当：“作者经历较多，故所叙之族类亦较夥，官师士商，皆著于录……惜描写失之张皇，时或伤于溢恶，言违真实，则感人之力顿微，终不过连篇话柄，仅足供闲散者的谈笔之资而已。”

第五回 珠宝店巨金骗去 州县官实价开来

ER SHI NIAN MU DU ZHI GUAI XIAN ZHUANG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甚么东西。他就拿出来看，是一尊玉佛，一对白玉花瓶，一支玉镶翡翠如意，一个扳指儿。这几件东西，顶多不过值得三千银子。他却说要卖二万；倘卖了时，给我们一个九五回用，就答应了他。有一天，来了一个人，买了几件鼻烟壶，手镯之类，又买了一挂朝珠，实在内行；忽然一天，要看那玉佛、花瓶、如意。他看了，赞赏了半天，便问价钱。我们一个伙计要他三万银子。他说道：‘顶多不过一个折半价罢了。’我们看见他这等说，以为可以有点望头了，就连那扳指儿拿出来给他看，说明白是人家寄卖的。说道：‘就是连这扳指儿也值不到那些。’我们请他还价。讲了半天，我们减下来减到了二万六，他添到了一万七，未曾成交，也就走了。到了明天，他又带了一个人来看过，又加了一千的价，总共是一万八，还没有成交。以后便天天来，后来加到了二万四。我们想连那姓刘的所许九五回用，已稳赚了五千银子了，这天就定了交易。那人却拿出一张五百两的票纸来，说是先拿这五百两作定，等十天来拿。我们都应允了，又立了凭据，他就去了。到了第八天的晚上，忽然半夜里有人来打门。我们开了门问时，却见一个人仓仓皇皇问道：‘这里是刘公馆么？’我们答应他是的。他便走了进来，我们指引他进去。不多一会，忽然听见里面的人号啕大哭起来。说是刘老爷接了家报，老太太过了。到了次日一早，那姓刘的出来算还房钱，说即日要带了家眷，奔丧回籍，当夜就要下船，向我们要还那几件东西。我们想明天就是交易的日期，劝他等一天。他一定不肯。我们见他这么说，东西是已经卖了，不能还他的，不如兑了银子给他罢。于是扣下了一千两回用，兑了一万九千银子给他。至于那个来买东西的呢，如今一个多月了，影子也不看见。阁下，你想那姓刘的，不是故意做成这个圈套来行骗么？可有个甚么法子想呢？”



我听了一席话，低头想了一想，却是没有法子。那掌柜道：“我想那姓刘的说甚么丁忧^①，都是假话，这个人一定还在这里。只是有甚法子，可以找着他？”我说道：“不过你自家上当，买贵了些，难道有甚凭据，说他是骗子么？”那掌柜听了我的话，也想了一想，又说道：“不然，找着那个来买的人也好。”我道：“这个更没有用。他如今不要那定银了，你能拿他怎样？”那掌柜听了我的话，只是叹气。

回去交代明白了手，看了一回书，细想方才祥珍掌柜所说的那桩事，正在这么想着，继之忽地里回到公馆里来。方才坐定，忽报有客拜会。我自在书房里，不去理睬。歇了许久，继之才送过客回了进来，说道：“天下事真是愈出愈奇了！老弟，你这回到南京来，将所有阅历的事，都同他笔记起来，将来还可以成一部书呢。”

以图释文，视觉效果明显。在注重美感的前提下，着重文图切合，确保文图传神。

经过反复实验，专家论证，所选色彩均匀，柔和，不仅愉悦视觉，而且还会保护读者眼睛。在取得视觉效果的前提下，获得精神的愉悦。

Er Shi Nian Mu Du Zhi Guai Xian Zhuang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目 录

第 一 回	楔 子	1
第 二 回	守常经不使疏逾戚 睹怪状几疑贼是官	2
第 三 回	走穷途忽遇良朋 谈仕路初闻怪状	5
第 四 回	吴继之正言规好友 苟观察致敬送嘉宾	8
第 五 回	珠宝店巨金骗去 州县官实价开来	10
第 六 回	彻底寻根表明骗子 穷形极相画出旗人	12
第 七 回	代谋差营兵受殊礼 吃倒账钱俸大遭殃	14
第 八 回	隔纸窗偷觑骗子形 接家书暗落思亲泪	16
第 九 回	诗翁画客狼狈为奸 怨女痴男鸳鸯并命	19
第 十 回	老伯母强作周旋话 恶洋奴欺凌同族人	21
第 十 一 回	纱窗外潜身窥贼迹 房门前瞥眼睹奇形	23
第 十 二 回	查私货关员被累 行酒令席上生风	25
第 十 三 回	拟禁烟痛陈快论 睹赃物暗尾佳人	28
第 十 四 回	宦海茫茫穷官自缢 烽烟渺渺兵舰失沉	30
第 十 五 回	论善士微言议赈捐 见招帖书生谈会党	32
第 十 六 回	观演水雷书生论战事 接来电信游子忽心惊	35
第 十 七 回	整归装游子走长途 抵家门慈亲喜无恙	37
第 十 八 回	恣疯狂家庭现怪状 避险恶母子议离乡	40
第 十 九 回	具酒食博来满座欢声 变田产惹出一场恶气	42
第 二 十 回	神出鬼没母子动身 冷嘲热谑世伯受窘	44
第 二 十 一 回	作引线官场通赌棍 嗔直言巡抚报黄堂	46
第 二 十 二 回	论狂士撩起忧国心 接电信再惊游子魄	49
第 二 十 三 回	老伯母遗言嘱兼祧 师兄弟挑灯谈换帖	51
第 二 十 四 回	臧获私逃酿出三条性命 翰林伸手装成八面威风	54

第二十五回	引书义破除迷信 较资财衅起家庭	57
第二十六回	干嫂子色笑代承欢 老捕役潜身拿臭使	60
第二十七回	管神机营王爷撤差 升镇国公小的交运	62
第二十八回	办礼物携资走上海 控影射遣伙出京师	65
第二十九回	送出洋强盗读西书 卖轮船局员进私货	68
第三十回	试开车保民船下水 误纪年制造局编书	71
第三十一回	论江湖揭破伪术 小勾留惊遇故人	73
第三十二回	轻性命天伦遭惨变 豁眼界北里试嬉游	76
第三十三回	假风雅当筵呈丑态 真义侠拯人出火坑	78
第三十四回	蓬华中喜逢贤女子 市井上结识老书生	81
第三十五回	声罪恶当面绝交 聆怪论笑肠几断	84
第三十六回	阻进身兄遭弟潜 破奸谋妇弃夫逃	87
第三十七回	说大话谬引同宗 写佳画偏留笑柄	89
第三十八回	画士攘诗一何老脸 官场问案高坐盲人	92
第三十九回	老寒酸峻辞干馆 小书生妙改新词	95
第四十回	批画图即席题词 发电信促归阅卷	98
第四十一回	破资财穷形极相 感知己沥胆披肝	100
第四十二回	露关节同考装疯 人文闹童生射猎	103
第四十三回	试乡科文闹放榜 上母寿戏彩称觞	106
第四十四回	苟观察被捉归公馆 吴令尹奉委署江都	108
第四十五回	评古董门客巧欺蒙 送忤逆县官托访察	111
第四十六回	翻旧案借券作酬劳 告卖缺县丞难总督	114
第四十七回	恣儿戏末秩侮上官 忒轻生荐人代抵命	116
第四十八回	内外吏胥神奸狙猾 风尘妓女豪侠多情	119
第四十九回	串外人同胞遭晦气 擒词藻嫖界有机关	121
第五十回	溯本源赌徒充骗子 走长江舅氏召夫人	124
第五十一回	喜滋滋限期营癘室 乱哄哄连夜出吴淞	126
第五十二回	酸风醋浪拆散鸳鸯 半夜三更几疑鬼魅	130
第五十三回	变幻离奇治家无术 误交朋友失路堪怜	132
第五十四回	告冒饷把弟卖把兄 戕委员乃侄陷乃叔	135
第五十五回	箕踞忘形军门被逐 设施已毕医士脱逃	138
第五十六回	施奇计奸夫变凶手 翻新样淫妇建牌坊	141
第五十七回	充苦力乡人得奇遇 发狂怒老父责顽儿	144

第五十八回	陡发财一朝成眷属 狂骚扰遍地索强梁	147
第五十九回	干儿子贪得被拐出洋 戈什哈神通能撤人任	150
第六十回	谈官况令尹弃官 乱著书遗名被骂	153
第六十一回	因赌博入棘闹舞弊 误虚惊制造局班兵	155
第六十二回	大惊小怪何来强盗潜踪 上张下罗也算商人团体	158
第六十三回	设骗局财神遭小劫 谋复任臧获托空谈	161
第六十四回	无意功名官照何妨是假 纵非因果恶人到底成空	163
第六十五回	一盛一衰世情商冷暖 忽从忽违辩语出温柔	167
第六十六回	妙转圜行贿买蜚言 猜哑谜当筵宣谑语	170
第六十七回	论鬼蜮挑灯谈宦海 冒风涛航海走天津	173
第六十八回	笑荒唐戏提大王尾 恣淫威打破小子头	176
第六十九回	责孝道家庭变态 权寄宿野店行沽	179
第七十回	惠雪舫游说翰苑 周辅成误娶填房	183
第七十一回	周太史出都逃妇难 焦侍郎入粤走官场	186
第七十二回	逞强项再登幕府 走风尘初入京师	189
第七十三回	书院课文不成师弟 家庭变起难为祖孙	192
第七十四回	符弥轩逆伦儿酿案 车文琴设谜赏春灯	196
第七十五回	巧遮饰势见运机心 先预防嫖界开新面	199
第七十六回	急功名愚人受骗 遭薄幸淑女蒙冤	202
第七十七回	泼婆娘赔礼入娼家 阔老官叫局用文案	206
第七十八回	蒙蔽到处有机谋 报恩施沿街夸显耀	209
第七十九回	论丧礼痛砭陋俗 祝冥寿惹出奇谈	212
第八十回	败丫头学政蒙羞 遇马扁富翁中计	215
第八十一回	真愚昧惨陷官刑 假聪明贻讥外族	218
第八十二回	素伦常名分费商量 报涓埃夫妻勤伺候	220
第八十三回	误联婚家庭闹意见 施诡计幕客逞机谋	223
第八十四回	接木移花丫鬟充小姐 弄巧成拙牯岭属他人	226
第八十五回	恋花丛公子扶丧 定药方医生论病	229
第八十六回	旌孝子瞒天撒大谎 洞世故透底论人情	232
第八十七回	遇恶姑淑媛受苦 设密计观察谋差	235
第八十八回	劝堕节翁姑齐屈膝 谐好事媒妁得甜头	239
第八十九回	舌剑唇枪难回节烈 忿深怨绝顿改坚贞	243
第九十回	差池臭味郎舅成仇 巴结功深葭莩复合	247

第九十一回	老夫人舌端调反目 赵师母手版误呈词	250
第九十二回	谋保全拟参僚属 巧运动赶出冤家	253
第九十三回	调度才高抚台运泥土 被参冤抑观察走津门	256
第九十四回	图恢复冒当河工差 巧逢迎垄断银元局	260
第九十五回	苟观察就医游上海 少夫人拜佛到西湖	264
第九十六回	教供辞巧存体面 写借据别出心裁	267
第九十七回	孝堂上伺候竞奔忙 亲族中冒名巧顶替	271
第九十八回	巧攘夺弟妇作夫人 遇机缘僚属充西席	275
第九十九回	老叔祖娓娓讲官箴 少大人殷殷求仆从	278
第一百回	巧机缘一旦得功名 乱巴结几番成笑话	282
第一百〇一回	王医生淋漓谈父子 梁顶羹恩爱割夫妻	284
第一百〇二回	温月江义让夫人 裘致禄孽遗妇子	287
第一百〇三回	亲尝汤药媚倒老爷 婢学夫人难为媳妇	290
第一百〇四回	良夫人毒打亲家母 承舅爷巧赚朱博如	292
第一百〇五回	巧心计暗地运机谋 真脓包当场写伏辩	295
第一百〇六回	符弥轩调虎离山 金秀英迁莺出谷	298
第一百〇七回	觑天良不关疏戚 蓦地里忽遇强梁	300
第一百〇八回	负屈含冤贤令尹结果 风流云散怪现状收场	304



第一回

楔子

上海地方,为商贾麋集^①之区,繁华至极,便容易沦于虚浮。久而久之,凡在上海来来往往的人,开口便讲应酬,闭口也讲应酬。内中单表一个少年人物,到了上海,居住了十余年。从前也跟着一班浮荡子弟逐队嬉游。过了十余年之后,少年渐渐变做中年了,阅历也多了;他悟到:上海不是好地方,一心要离了上海,别寻安身之处,只是一时没有机会,自家起了一个别号,叫做“死里逃生”。

一日,这死里逃生在家里坐得闷了,想往外散步消遣。正走到瓮城时,忽见一个汉子,手中拿着一本册子。那汉子虽是昂然拿着册子站着,却是不发一言。



死里逃生向汉子问道:“这本书是卖的么?可容借我一看?”“这书要卖也可以,要不卖也可以。要卖便要卖一万两银子!”“不卖呢?”“遇了知音的,就一文不要!”“可容一看?”说着,递书过来。死里逃生接过来看时,只见书面上粘着一个签条儿,上面写着“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翻开第一页看时,却是一个手抄的本子,篇首署着“九死一生笔记”六个字,不觉心中动了一动,看了几条,又胡乱翻过两页,不觉心中有所感动,颜色变了一变。那汉子看见,便拱手道:“这本书是我一个知己朋友做的。他临行时亲手将这本书托我,叫我代觅一个知音的人,付托与他,请他传扬出去。我就把这本书奉送,请先生设法代他传扬出去。”说罢,深深一揖,扬长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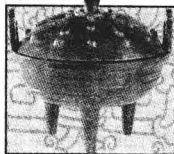
死里逃生回到家中,打开了从头至尾看去,看得又惊又怕。掩了册子,慢慢地想其中滋味。一阵的心如死灰,便生了个谢绝人世的念头。只是这本册子,受了那汉子之托,要代他传播,何不将这册子寄到新小说社。想定了主意,就将这册子的记载改做了小说体裁;写一封信,另外将册子封好,走到虹口蓬路日本邮便局,买了邮税票粘上,交代明白,翻身就走。一直走到深山穷谷之中,绝无人烟之地。





【注释】

①商贾麇集：做买卖的人聚集的地方。



第二回

守常经不使疏逾戚
睹怪状几疑贼是官

新小说社记者接到了死里逃生的手书及九死一生的笔记，不忍埋没了他，就将他逐期刊布出来。阅者须知：自此以后之文，便是九死一生的手笔及死里逃生的批评了。

我是好好的一个人，生平并未遭过大风大浪，叫个甚么九死一生呢？只因我出来应世的二十年中，所遇见的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蛇虫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①。二十年之久，在此中过来，未曾被第一种所蚀，未曾被第二种所啖，未曾被第三种所攫，居然被我都避了过去，还不算是九死一生么？记得我十五岁那年，我父亲从杭州商号里寄信回来，说是身上有病，叫我到杭州去。我母亲见我年纪小，不肯放心叫我出门。忽然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姓尤，表字云岫，本是我父亲在家时最知己的朋友，想着托他伴我出门。于是叫我亲身去拜访云岫，他一口应允了。别过了母亲，上了轮船，到了杭州。两人一路问到我父亲的店里，哪知我父亲已经先一个时辰咽了气了。

那时店中有一位当手，姓张，表字鼎臣。他拉我到一间房内，问我道：“你父亲已是没了，你胸中有甚么主意呢？”“世伯，我是小孩子，没有主意的。”“同你来的那位尤公，是世好么？”“是。”“你父亲后事，我一个人担负不起，总要有个人商量方好。你年纪又轻，那姓尤的，我恐怕他靠不住。”“世伯何以知道他靠不住呢？”“我是阅历多了，有点看得出来。你想还有甚么人可靠的呢？”“有一位家伯，可以打个电报请他来一趟。”张摇头道：“不妙，不妙！你父亲在时最怕他，他来了就啰唆^②的了不得。”我心中此时暗暗打主意，这张鼎臣我从前未曾见过他，未知他平日为人如何。想来伯父总是自己人，岂有办大事不请自家人，反靠外人之理。想罢，便道：“请世伯一定打个电报给家伯罢。”张道：“既如此，我照办就是了。然而你父亲临终时，并不曾提到你伯父呢。”我说：“此时只怕是我父亲病中偶然忘了。”张叹了一口气，便起身出来了。

到了晚间，我在灵床旁边守着，尤云岫走来，悄悄问道：“今日张鼎臣同你说些甚





么？”我说：“他问我讨主意，我说没有主意。”尤顿足道：“你叫他同我商量呀！他是个素不相识的人，知道他靠得住不呢！好歹我来监督着他。以后你必要叫他同我商量。”说着，去了。

大殓过后，我在父亲房内，找出一个小小的皮箱，里面有百十来块洋钱，想来何不先寄回去母亲使用呢！想罢，便出来与云岫商量。云岫道：“正该如此。你交给我，等我同你带到上海，托人带回去罢。”“应该寄多少呢？”“自然是愈多愈好呀。”便拿出来一百三十二元交给他，他即日就动身到上海，可是这一去，他便在上海耽擱住，再也不回杭州。

又过了十多天，我的伯父来了，哭了一场。张鼎臣拉我到他房里问道：“若把一切货物盘顶与别人，连收回各种账目，除去此次开销，大约还有万金之谱。可要告诉你伯父吗？”我说：“自然要告诉的。”张鼎臣又叹口气，走了出来，同我伯父说些闲话。

那时我因为刻讣帖的人来了，就同那刻字人说话。我伯父看见了，问道：“这讣帖底稿，是哪个起的呢？”我说道：“就是侄儿起的。”我的伯父说道：“这才是吾家千里驹呢！这讣帖居然是大大方方的，一点也没有弄错。”张鼎臣看着我，笑了一笑。伯父又指着讣帖当中一句问道：“你父亲今年四十五岁，自然应该作‘享寿四十五岁’，为甚你却写做‘春秋四十五岁’呢？”我说道：“侄儿从前看见古时的墓志铭，多有用‘春秋’两个字的，所以借来用用，倒觉得笼统些，又大方。”伯父回过脸来，对张鼎臣道：“这小小年纪，难得他这等留心呢。”说着，又躺下去吃烟。

商量停当，次日张鼎臣便将这话传将出来，就有人来问。过了一个多月，事情都停妥了，便扶了灵柩，先到上海。只有张鼎臣因为盘店的事，还留在杭州，约定在上海等他。我们到了上海，寻着了云岫。等了几天，张鼎臣来了，把账目、银钱都交代出来，总共有八千两银子，还有十条十两重的赤金。我一总接过来，交与伯父。过了两天，张鼎臣去了。临去时，执着我的手，嘱咐我回去好好的守制读礼，一切事情，不可轻易信人。

此时我急着要回去。怎奈伯父说在上海有事，足足耽擱了四个月。到了年底，方才扶着灵柩回家乡去，即时择日安葬。新年初四五日，我伯父便动身回南京去了。

我母子二人，在家中过了半年。原来我母亲将银子一齐都交给伯父带到上海，存放在妥当钱庄里生息去了，我一向未知；到了此时，我母亲方才告诉我，叫我写信去支取利息。写了好几封信，却没有回音。我又问起托云岫寄回来的钱，原来一文也未曾接到。急急走去寻着云岫，问他缘故，他涨红了脸说道：“那时我一到上海，就交给信局寄来的，还有信局收条为凭呢。”说罢，就乱翻一阵，却翻不出来。又对我说道：“只怕是你母亲收到了用完了，忘记了罢。”我道：“家母年纪又不很大，哪里会善忘到这么着。”云岫道：“这件事幸而碰到我，如果碰到别人，还要骂你撒赖呢！”我想这件事本来没有凭据，不便多说，把这事搁起。





我母亲道：“别的事情且不必说，只是此刻没有钱用。你父亲剩下的五千银子，都叫你伯父带到上海去了，却连回信也没有。好歹你亲自到南京走一遭，取了存折支了利钱寄回来。你在外面，谋个事。”

我听了母亲的话，便凑了些盘缠，附了轮船，先到了上海。入栈歇了一天，拟坐了长江轮船往南京去。我见天阴月黑，没有什么好看，便回到房里去睡觉。睡到半夜时，忽然隔壁房内，人声鼎沸起来，把我闹醒了。只见围了一大堆人，在那里吵。内中有一个广东人，在那里指手画脚说话。我便走上前一步，请问甚事。他说这房里的搭客，偷了他的东西。我又问：“是哪一个偷东西呢？”广东人指着一个道：“就是他！”我看那人生得圆圆的一团白面，唇上还留着两撇八字胡子，鼻上戴着一副玳瑁^③边墨晶眼镜。我心中暗想，这等人如何会偷东西。心中正这么想着，一时船上买办来了，账房的人也到了。

那买办问那广东人道：“你捉着脏没有呢？”那广东人道：“脏是没有，然而我知道一定是他。”买办道：“有甚么凭据呢？”那广东人又对众人说道：“你们众人一定说我错疑了人了。我父子两人同来。我们已经睡了，忽听得我儿子叫了一声有贼。我一骨碌爬起来看时，两件熟罗长衫没了；一个小闹钟也不见了；衣箱的锁也几乎撬开了。我便追出来，转个弯要进里面，便见这个人在当路站着……”买办抢着说道：“当路站着，如何便可说他做贼呢？”广东人道：“他在那里代做贼的望风呢。”买办道：“晚上睡不着，出去望望也是常事，怎么便说他望风？”广东人冷笑道：“但是今夜天阴月黑，他为甚还戴着墨晶眼镜？”

我听到这里，暗想这广东人好机警。只见那广东人又对那人说道：“好了，还我东西便罢。不然就让我在你房里搜一搜。”那人怒道：“我是奉了上海道的公事，到南京见制台的，房里多是要紧文书物件，你敢乱动么！”广东人回过头来对买办道：“得罪了客人，是我的事，与你无干。”又走上前一步对那人道：“你让我搜么？”那人大怒，回头叫两个底下人道：“你们还不给我撵这王八蛋出去！”

只见那广东人，伸手在他床底下一搜，拉出一个网篮来，七横八竖地放着十七八杆鸦片烟枪，八九支铜水烟筒。众人一见，一齐乱嚷起来。细看时，我所用的一支烟筒，也在里面。此时那人却是目瞪口呆，一言不发。当下买办便沉下脸来，叫茶房来把他看管着。要了他的钥匙，开他的衣箱检搜。只见里面单的夹的男女衣服不少；还有两支银水烟筒，一个金豆蔻盒，一定是赃物无疑。

搜了半天，却不见那广东人的东西。广东人便喝着问道：“我的长衫放在哪里了？”那人到了此时，便说道：“你的东西不是我偷的，你要东西跟我来。”此时茶房已经将他双手反绑了。众人就跟着他去。那人便对广东人说道：“你的东西在舱面呢，我带你去取罢。”只见那人走到一堆篷布旁边，说道：“东西在这个里面。”果然两件长衫堆在一处，那小钟还在那里滴答滴答走着呢。





上得岸时,便去访寻我伯父;寻到公馆,说是出差去了。我要把行李拿进去,门上的底下人不肯,说是要回过太太方可。说着,里面去了。半晌出来说道:“太太说:因为老爷今日出门,系奉差下乡查办案件,约两三天才得回来,太太又向从来没有见过少爷的面,请少爷先到客栈住下,等老爷回来时,再请少爷来罢。”没奈何,只得搬到客栈里去住下。

【注释】

①魑魅魍魉:原为古代传说中的鬼怪。指各种各样的坏人。

②啰唆(zào):纠缠。

③玳瑁(dài mào):爬行动物,形似龟。甲壳黄褐色,有黑斑和光泽,可做装饰品。



第三回

走穷途忽遇良朋 谈仕路初闻怪状

却说我搬到客栈里住了两天,然后到伯父公馆里去打听,说还没有回来。一连打听了几次,却只不见回来。此时我已经住了十多天,带来的盘缠要用完了。这一天我在路上走,忽听得一个人提着我的名字叫我。抬头看时,却是一个十分面熟的人,只想不出他的姓名。那人道:“你怎么跑到这里来?连我都不认得了么?你读的书怎样了?”我听了这几句话,方才猛然想起,这个人是我同窗的学友,姓吴,名景曾,表字继之。他前几年中了进士。上前见个礼,便要拉他到客栈里去。继之道:“我的公馆就在前面,到我那里去罢。”



到了他的公馆。于是到书房坐下。我就把去年至今的事情告诉了他。说到我伯父出差去了,伯母不肯见我,所以住在客栈的话。继之愕然^①道:“那一位是你令伯?是甚么班呢?”我告诉了他官名,继之道:“是个同知班。他前几天不错是出差去了,然而我好像听见说是回来了呀。还有,你的令伯母,为甚又不见你呢?”我说:“因为向来未曾见过。”继之道:“这又奇了,你们自己一家人,为甚没有见过?”我道:“家伯是在北京长大的,在





北京成的家。家伯虽是回过几次家乡，却都没有带家眷。我又是今番头一次到南京来，所以没有见过。”继之道：“哦，是了。怪不得我说他是同乡，他的家乡话却说得不要紧的很呢，这也难怪。然而你年纪太轻，一个人住在客栈里，不是个事，搬到我这里来罢。你把房门钥匙交给了我罢，搬行李去。”

我本来正愁这房饭钱无着，便将钥匙递给他。继之道：“有欠过房饭钱么？”我说：“到今天不过欠得三天。”继之便叫了家人进来，叫他去搬行李。我一想，总要见过他的内眷，便道：“承大哥过爱，下榻在此，理当要请见大嫂才是。”继之就领了我到上房去，请出他夫人李氏来相见。这李氏一见了我便道：“你同你大哥同亲兄弟一般，便是一家人，不要客气。”坐了一会，在书房里设一张榻床，开了被褥。

到了第二天，午饭罢，我又要去打听伯父回来没有。继之道：“你且慢忙着，只要在藩台衙门里一问就知道的。我今日本来要打算同你打听，因谈一桩野鸡道台的新闻，就忘记了。明日我同你打听来罢。”我听了这话，就问起野鸡道台的话。继之道：“有一种流娼，上海人叫做野鸡。一个绍兴的‘土老儿’到上海去谋事，做个跑街。一天不知听了甚么人说起‘打野鸡’的好处……”我听了，又不明白道：“甚么打野鸡？”继之道：“去嫖流娼，就叫打野鸡。这土老儿听得心动，走到了四马路野鸡最多的地方，叫做甚么会香里，在一家门首，看见一个‘黄鱼’。”我听了，又道：“甚么叫做黄鱼？”继之道：“这里南京人，叫大脚妓女做黄鱼。”

继之道：“当下土老儿同她兜搭起来，问起名字，原来这个黄鱼叫做桂花；这土老儿花了几块洋钱，就住了一夜。到了次日要走，桂花送到门口，叫他晚上来。谁知他到了晚上，果然走去，坐了一会就走了。临走的时候，桂花又随口说道：‘明天来。’他到了明天，果然又去了。当下土老儿坐了一会，桂花又约他明天来。他到了明天，果然又去了。桂花留他住下，他就花了两块洋钱，又住了一夜。桂花问他要一个金戒指。过了三天，果然拿一个金戒指去。当下桂花盘问他在上海做甚么生意，他照直说了。问他一月有多少工钱，他说：‘六块洋钱。’桂花道：‘这么说，我的一个戒指，要去了你半年工钱呀！’他说：‘我同账房先生先借了年底下的花红银子来兑的。’‘你为甚么不做官呢？’‘我们乡下人，哪里有那种好运气！’‘你有老婆没有？’‘老婆是有一个的，可惜我的命硬，前两年把她克死了。’‘真的么？’‘自然是真的，我骗你作甚！’‘我劝你还是去做官。我要你依我一件事，包有个道台给你做。只要你娶了我做填房。’‘好便好，只是我娶你不起呀！’‘呸！我是自己的身子，我要嫁谁就嫁谁，还说甚么身价呀！’‘这么说，你要嫁我，我就发个咒不要别人。’‘认真的么？’‘我们乡下人从来不会撒谎。’桂花立刻叫人把门外的招牌除去了，从此改做住家人家。

“到了次日，桂花叫土老儿去钱庄里辞了职役。同桂花住了几天。然后带了土老儿到京城里去，居然同他捐了一个二品顶戴的道台，还捐了一支花翎^②，办了引见，指省江

